

关于“自我论析的短文”

黄宗智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人生的晚年期，多采用自传型或“自编年谱”类型的写作方式。不然，则是由其挚友、学生、或对其特别尊重的后人来从事那样的工作。但前者较难避免非客观的嫌疑，而后者，即便资料丰富、细致详尽，同样较难保持客观，较难避免一定程度的修饰、赞扬，甚或歌颂。

笔者在此前的《“高龄晚期”的生活与写作》文中已经说明自己为何在高龄期逐步从长篇论文转入了更适合老年精力衰退实际的短文写作。此篇试图进一步说明，自我反思型的短文，作为一种相对特殊、处于自传和他人所写的传记之间的写作，可能可以成为一种有一定特殊价值的高龄期学术写作方式。

与其要么自我、要么完全依赖他人来写作自己的年谱或传记，自我阐述性的、严谨真实而又资料丰富的自我论析短文，实际上既具特殊优越材料条件，又有一定的客观说服力。当然，自我陈述无论多么客观真实，都较难做到旁观者那样程度的公正无私。但权衡得失，也许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晚年写作模式。只要作者有意避免自我夸大，它可以成为作者有限参与后人讨论自己著作的一种方式，更能够适当为后人提供一些唯有其本人才能够提供的资料和视角。

从当事人自己的角度来考虑，短文的优点在，可以适当提供自己的观点，包括独自所掌握的资料与信息，但又不必像长篇自传那样大规模投入。实际效果接近等于提前参与后

人关于自己的讨论，适当表达自己的视角，也能够使用别人所不容易掌握或获得的认识和资料。

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当事人之外的他人的论析和作者自我论述短文其实完全可以并存，为读者们提供不同和相互补充的视角和资料。这是优点，不是缺点。这样能看到当事人本身的剖析，包括其所掌握的别人不容易获得的资料和信息，乃是值得欢迎的事。这几乎是等于在会议、讨论某一位学者的著作和生涯时，得能当场听到、获知其本人的反应和评析，包括所可能提供的别人所无法掌握的资料和知识。实际上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

据此，笔者的倡议是，学者到了晚年，与其像前人那样要么撰写长篇自传、要么自编年谱，不如从事一些自我论述的短文写作，兴许能够借此一定程度上来“参与”后人关于自己的讨论和论述，就此避免自夸或试图主导后人关于自己的认识和讨论的嫌疑。从读者角度来考虑，这应该也会是受到欢迎的事。